

河南地方戲曲叢書



打金枝



河南人民出版社

發行所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打 金 枝

(豫 剧)

叶 川 整 理

河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1 9 6 6 年 · 鄭 州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打金枝”、“小姑賢”兩個古裝劇。“打金枝”是描寫郭子儀的兒子郭曖打了公主金枝，唐王不但不怪罪，反將郭曖官封三級，免去了君臣大禮，解除了他們夫妻的不和；更堅定了郭子儀鎮守邊關的決心。“小姑賢”是反對封建禮教對青年婦女的束縛。劇中通過小姑對嫂子的幫助，扭轉了婆婆對媳婦的虐待。使婆媳關係言歸於好，成為和睦的家庭。

河南地方戲曲叢書

打 金 枝

叶川等整理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壹號
地方國營鄭州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經售

書號：（汴）128

787×1092 1/32 · 1 1/2 印張 · 33,000字
1954年7月第1版 1956年11月第4次印刷
印數32,667—62,688冊
統一書號：T10105.39

定價1角7分

F6051

人 物 表

李君蕊——（簡稱蕊）

小旦

郭 曖——（簡稱曖）

小生

唐 王——（簡稱王）

老生

皇 后——（簡稱后）

旦

郭子儀——（簡稱郭）

老生

郭夫人——（簡稱夫）

老旦

太 監——（簡稱監）

校 衛

侍 兒

時代——唐朝

第一場

登場人物：李君蕊、郭 曖、郭子儀、郭夫人、校 衛、太 監、侍 兒。

〔太監挑燈，二侍兒引君蕊宮裝上。〕

蕊：（唱慢板）

頭戴上翠冠鳳展翅，身穿八寶龍鳳衣。
我的父就是唐天子，我本是金枝玉葉駙馬妻。
汾陽王今晨壽誕日，眾兄嫂拜壽赴筵席。
我有心過府拜壽去，君拜臣本來使不的。
叫侍兒紅燈高掛起，等駙馬他回宮排筵席。
〔入宮坐，二侍兒掛燈郭曖啞鑼上場。〕

曖：（唱二八）

酒席筵前生了氣，要与賤人辯是非。
來在宮中雙目睜，紅燈高掛在門楣。
不見紅燈不生氣，見紅燈不由我惱心里。
怒恨恨將燈齊打碎。（打）看她賤人該怎的！
怒氣不息進宮內，要与賤人見高低。

蕊：（唱流水）

一見駙馬面帶氣，走上前來問端的。
那家文武得罪你，快与為妻把話提。

曖：（唱流水）

今晨父王壽誕期，哥嫂拜壽在筵席。

个个成双又配对，單留本宮独自己。
在宮中怎样囑咐你，你不去拜寿为怎的？

蕊：（唱流水）

盤古至今一貫理，君拜臣來使不的。
我本唐王金枝女，怎与臣子把头低。
俺比天來你比地，俺比鳳凰你比鷄。
若与你父去拜寿，豈不是臣子把君欺。

暖：（白）好惱！（唱流水）

听一言來心生气，你不該比东來罵西，
誰比天來誰比地，誰比鳳凰誰比鷄。

在宮中怒打李君蕊，

（打。二侍兒跪下，郭子儀夫人帶校衛過場）

（接唱）本宮我把話对你提：

你父王江山从何起，都是俺郭家父子掙來的！
越說越惱越有气，恨不得一拳打死你！

〔蕊哭，郭子儀郭夫人帶校衛隨二侍兒上場。〕

郭：（白）校衛們！將宮門圍住了，（郭夫人進宮內）

夫：（白）郭暖你大胆！（唱流水）

奴才胆敢欺皇帝，打了金枝犯条律；

我手執拐杖將兒打，

〔暖急向宮門外跑。〕

郭：（白）呀嚇！校衛們！

（接唱）快捉拿我兒莫遲疑。

（白）你們与我捆…你們与我綁…了（捆绑）將奴才押殿去！（向夫）夫人！你進得宮去，好話多說，好多講！我押奴才上殿去了。（向衛）校衛們！押奴才殿！

〔郭、衛、押郭暖下。〕

夫：（進宮內唱流水）

老身雙膝跪在地，求你莫記冤共屈。

我的兒子不成器，胆大敢把公主欺。

老身我陪罪行大禮，望公主進宮莫對你父王提。

蕊：（唱流水）

婆母莫跪快請起，你兒不該拳打又腳踢。

若非婆母你來的早，眼看媳婦我命歸西。

婆母息怒回府去，父王面前我不提。

夫：（唱流水）

辭別了公主回府去，他夫妻不和我挂心里。（下）

蕊：（氣色）（唱二八）

李君蕊宮院受了氣，我定與郭暖見高低，

頭上翠冠俱打碎，（打介）再扯壞身上龍鳳衣，（扯衣）

叫侍兒領我進宮去，見了父王訴冤屈。

〔同二侍兒下。〕

第 二 場

登場人物：唐王、皇后、李君蕊、宮女、太監。

〔唐王，皇后，二宮女上。〕

王：（白）梓童！

后：（白）萬歲！

王：（白）隨我來！（唱慢板）孤坐江山非容易，

后：（唱）全憑文武保華裔。

王：（唱）安祿山反唐兵馬起，

后：（唱）他要奪萬歲錦社稷。

王：（唱）多虧了皇兄郭子儀，

后：（唱）才斬了安祿山賊的首級。

王：（唱）有為王見人頭滿心歡喜，

后：（唱）金殿上才把他官職來提，

王：（唱，轉流水）孤封他汾陽王人稱千歲，

后：（唱）我的兒金枝女做他兒妻。

王：（唱）汾陽王今晨壽誕日，

后：（唱）咱送去了壽禮和錦衣。

王：（唱）君妃們打坐在深宮里，

后：（唱）咱君妃下一盤象牙棋。

（同坐，下棋。太監引李君蕊上。）

蕊：（唱緊二八）

李君蕊來在宮院里，見了父王把本提。

怒氣不息進宮內，（哭）父王！母后呀！

（接唱）見了父王哭啼啼。

王：（唱金鈎挂）我一見皇兒生了氣！

后：（唱）誰敢把皇兒你來欺？

王：（唱）那一家文武得罪了你？

后：（唱）快与你父王說端的。

蕊：（唱慢板）李君蕊在宮院珠淚悲啼，

（見侍兒及太監在場難以出口。）

王：（夾白）（向侍等）你們暫且退下。（侍等下）宮院有座，你先坐下，慢慢的講來。梓童！

后：（白）萬歲！

王：（白）咱家皇兒生了气了，你我坐下，听她講來。

蕊：（接唱）

叫父王和母后兒有冤屈：咱朝的駙馬名叫郭曖，

王：（白）駙馬不駙馬他敢把我兒怎么样哪？

蕊：（接唱）今日里吃醉酒神志昏迷。

王：（白）梓童！

后：（白）万歲！

王：（白）駙馬招親以來，言的明白，并不会用酒，皇兒今天進得宮來，怎么講下飲酒二字？

后：（白）你我不得明白，問过咱家皇兒。

王：（白）皇兒！駙馬招親以來，言的明白，他并不会用酒。

后：（白）今天皇兒進的宮來，怎么講下飲酒二字？

蕊：（白）駙馬招親以來，言明不会用酒，自从招親以后，今日一盃明日一盞，吃將起來了。

王、后：（白）吃酒不吃酒，敢把我兒怎么样哪？

蕊：（白）父王，母后呀！（唱）

汾陽王他今晨壽誕之日，众兄嫂去拜壽就在筵席，孩兒我未曾拜壽去，只閃得駙馬獨自己。

王、后：（白）我兒就該前去拜壽呀！

蕊：（白）兒我……

王、后：（白）你怎么样？

蕊：（白）兒在宮下，

王、后：（白）你在宮下干些何事？

蕊：（白）兒与那侍兒丫环們……

王：（白）啊！兒和那侍兒丫环們，想是一同去了？

蕊：（白）兒我去……玩耍去了。

王：（白）梓童！

后：（白）万歲！

王：（白）汾陽王今晨壽誕之日，皇兒不去拜壽，却是玩耍去了，真乃豈有此理，你我不要理他。

（背身坐下）

蕊：（唱）

盤古至今一貫理，君拜臣來使不的！

王：（白）論起國法不拜也就罷了，論起家法，人家是你公爹，你是人家兒媳，應該前去拜壽，怎麼說拜不得？

蕊：（哭）父王！拜不得呀！

王：（白）哼！不要啼哭，那邊有你母后，父王不願听，往下站，和你母后說去吧！

蕊：（白）母后，你說兒我拜得呀拜不得呀？

后：（白）你是人家兒媳理應該拜。

蕊：（哭）母后，拜不得呀！

后：（白）好好好，你說拜不得就拜不得！

蕊：（白）你對我父王去說，就說拜不得！

后：（白）你自己去說吧！

蕊：（哭）你說去，你與兒說去吧！

后：（為蕊拭淚）啊！我兒莫哭，我與你說去。萬歲！你就說咱家皇兒拜不得吧！

王：（白）你怎么也說拜不得呢？（蕊哭）

后：（白）你說上个拜不得，哄哄咱家皇兒，她就不哭了。

王：（白）怎么？說上个拜不得，咱家皇兒她就不哭了么？那就拜不得，

后：（白）皇兒！你家父王說了，拜不得，就不拜，慢慢往下講吧！

蕊：（白）父王，母后呀！（唱）

他說是父王江山從何起！都是他，郭家父子，
南征北戰，東蕩西殺，汗馬功勞掙來的！

王：（白）啊！小小郭曖，真來無理！你夫妻爭吵，為何動不動提起父王的江山來了！

蕊：（白）父王，他就是這樣說的。

王：（白）可是兒啊，駙馬說的也是，父王的江山，也就是他父子南征北戰，東蕩西殺，汗馬功勞掙來的！

蕊：（白）父王，那是先君爺留下的。

王：（白）明明是掙下的，

蕊：（白）父王，留下的。（又欲哭）

王：（白）掙下的。

后：（白）萬歲！（向王，使眼色）

王：（會意改口）啊！是是是，留下的，就算留下的。真正把你慣壞了。

后：（白）皇兒，別哭啦，往下講來！

蕊：（白）父王，母后呀！（唱）

進宮去兒把他數說幾句，他把兒上用拳打下腳踢！

王：（白）怎麼，他打了我兒了？

蕊：（白）他打兒了。

王：（白）站過去！梓童，咱家皇兒言道：駙馬把她打了，上前看過，是青傷，還是紅傷？

后：（白）這駙馬還了得嗎，打起我的愛女來了！皇兒，怎說駙馬打着你了，待為娘看過。

蕊：（白）駙馬當真打着孩兒了，母后，你不看吧！

后：（白）要看！

蕊：（白）你一定要看？

后：（白）一定要看。

蕊：（白）母后，你附耳过来。（耳語）

后：（白）怎么，無伤嗎？

蕊：（白）有伤哩，有伤哩！（哭）

后：（白）万歲，駙馬当真了不得了！

王：（白）怎么了不得了？

后：（白）將咱的皇兒，打得混身上下，上下混身……

王：（白）青伤？紅伤？

后：（白）她說有伤可是我沒看見。

王：（白）你連這點事都办不了，待寡人親自看过。皇兒，父王看看駙馬打的你是青伤？紅伤？待父王上得殿去，將駙馬殺了，刮了，好与皇兒出气！（蕊喜）

蕊：（白）父王，方才我母后看过了，父王不看吧！

王：（白）你家母后看过不算，父王一定要看。

蕊：（白）怎么說，父王你一定要看？你就來，看看看！
（身段）

王：（白）一點伤也無有她却道起謊來了。

蕊：（白）有伤哩，有伤哩！（蕊哭）

王：（白）一點也是無有。

后：（白）蠢才進得宮來，怎么道起謊來了！

王：（白）真乃是小家。

后：（白）真乃是失教。

王：（白）該打！

后：（白）理当！

王：（白）梓童你我坐了再不理她。真叫你把她慣坏了。

后：（白）我慣，你沒慣嗎？

王：（白）我慣还能慣成那个样子！

蕊：（背白）哎呀呀！我这口憋气看来是出不來了，（想）

啊！（向王、后）父王、母后呀！（唱二八）
請父王殺郭曖與兒出氣，如不殺小郭曖兒便不依。

王：（白）好啊！（唱二八）

小小的郭曖太無理，你不該把我的愛女欺。
夫妻吵嘴為王不理，小郭曖不該動不動將孤的江山提，
說什麼王坐江山非容易，都是他郭家父子南征北戰，東蕩
西殺，汗馬功勞掙來的！

王這里坐龍輦上殿去，我定斬小郭曖他的首級。

后：（白）萬歲呀！（唱二八）

勸萬歲莫要動真氣，听妾妃開言把話提。
汾陽王今晨壽誕日，他七子八婿排宴席。
一對對小夫妻去賀喜，唯有那小郭曖獨自己。
咱皇兒撒嬌不肯去，駙馬他有氣在心里。
哥嫂們在席前閑言碎語，只說的駙馬紅了面皮。
小郭曖難堪回宮去，問的咱皇兒羞又急。
皇兒說她是千金體，不能向臣子把头低。
她撒嬌逞性不說理，她藐視尊親把人欺。
招惹得駙馬火性起，夫妻們吵鬧常有的。
你休听女兒一面理，你休信女兒嬌氣惹是非。
且莫說駙馬沒有罪，縱然有罪也斬不的。
你坐的江山誰保你，少不得郭家父子保社稷。
今天你不把別的为，念親公年邁蒼蒼白了鬚。
我勸你消消火來壓壓氣，那有个岳父大人斬女婿？
你只有坐輦上殿去，將駙馬莫要殺……………

王：（夾白）我將他刮了！

后：（接唱）將他的官職……………

王：（夾白）什麼官職，孤我把他革了！

后：（接唱）將駙馬的官職連提三級！

王：（唱）梓童講話沒道理，他不該將我愛女欺，
越思越想越生氣，我定把小郭曖千刀萬刮萬刮千刀活剝兒
的皮。

〔假意動氣欲走，蕊驚，急忙拉住王衣。〕

蕊：（白）哎呀呀父王呀！（唱二八）

一見父王動了氣，走上前來扯龍衣。

父王息怒且坐下，孩兒有話對父提：

兒本是父王的金枝女，豈能是駙馬他打的！

也是孩兒心有氣，進宮來對父王說端底。

父王听罷怒不息，要把駙馬斬首級。

母后勸說你不理，孩兒心中也着急。

一恐怕文武百官紛紛論議，說君王為女兒來把臣欺。

又恐怕得罪公爹郭子儀，你坐江山誰保你。

駙馬救駕功第一，千千萬萬斬不的。

為君的必須有容人之義，老岳父斬女婿古來稀。

莫說是駙馬說兒几句，他縱然打了兒又該怎的，

一來是駙馬酒醉動了氣，二來是俺少年夫妻玩耍哩！

倘若是斬壞了郭駙馬，留下了兒終身……

王：（白）什麼？你的終身有你母后和你作伴！

蕊：（白）唉！父王啊！（唱）留下兒少年寡居受孤悽！

王：（白）呀，哇哇哇哇！（唱）

孤斬郭曖是假意，他母女宮下着了急。

叫梓童領皇兒靜養宮里，為王我上殿去再作商議。

后：（拉蕊）（白）走吧！

蕊：（不動）（白）父王，你……

王：（白）怎麼？你叫我殺郭曖？

蕊：（搖頭）

王：（白）那麼，不殺！

蕊：（喜）（白）謝父王！

〔同后下。〕

王：哈哈哈哈哈！（唱）扭回頭來叫常侍，（四太監上）
你與孤宮下換龍衣。

〔同下。〕

第三場

登場人物：郭子儀、郭曖、校衛。

郭：（內起板）汾陽王將郭曖綁上殿去，

〔四校衛押曖上。〕

（唱裁板）汾陽王將郭曖綁上殿去，（轉流水）

再罵聲小郭曖該死的！

都只為安祿山造了反，才把父調進了朝綱里。

唐王爺金殿上傳下旨意，他命父帶人馬前去征西。

兩軍陣定下了千條妙計，才斬了安祿山兒的首級。

萬歲爺見人頭滿心歡喜，金殿上將為父加封官職。

他封我汾陽王人稱千歲，把他的金枝女許兒為妻。

招駙馬那一件不趁你意？為什麼竟敢把公主來欺？

打金枝兒犯了滅門之罪，連累我年邁人身受委屈。

曖：（白）父王！（唱二八）

父王你先莫生氣，容兒細細辯是非。

李君蕊不去把寿拜，仗勢逞性將兒欺，
要娶娶个庶民女，皇家的女兒要不得，
宮門掛灯才准進，無事不敢進宮里；
進宮先施君臣禮，夫妻話兒然后提。
父王將兒綁上殿，万歲爺，他縱然將兒千刀万刮万刮千刀
我也不能把头低。

上金殿也不过人头落地，老父王你何必替兒着急。

郭：（白）好啊！（唱二八）

郭曖講的都是理，問得老父沒說的。

（白）兒啦！你怕死不怕？

曖：（白）不怕死！

郭：（唱二八）兒該死該活碰运气，來來來隨父上殿把本提。

（白）校衛們（应介）將奴才押上殿去。（下）

第 四 場

登場人物：唐王、郭子儀、郭曖、皇后、李君蕊、內侍、校衛。

〔唐王、內侍上殿。〕

王：（唱金鈎挂）

金鐘响玉盤摧忙把駕起，猛抬头又只見日出卯時。

金枝兒与駙馬吵嘴鬧气，上殿去將駙馬加封官級。

落金輦打坐在金鑾殿里，宣過來汾陽王細問端底。

侍：（白）万歲有旨汾陽王上殿！（唐王假睡）